

瓜 记

虞燕

丝瓜

黑豆似的丝瓜籽儿有着意想不到的顽强和活络，搁哪就能在哪落脚。瓜壳裂开如尖尖小嘴，肆无忌惮地吮吸着雨露。毛根晃晃悠悠地探出来，白嫩嫩水灵灵，一眨眼就扎进土里生了根。

一对椭圆的嫩叶托举出心形的初生叶片，恭敬谨慎的模样。随着茎蔓生长，叶片由嫩绿转为深绿，从心形变成掌形。奶奶逢人便讲，这是我孙女种的丝瓜，我孙女种的。是我随手把瓜籽丢在奶奶屋前的，丢的时候还惋惜，那么像黑瓜子的丝瓜籽儿怎么就不能炒了嗑呢？

丝瓜苗轰轰烈烈地分孽长叶，伸枝放藤。杆分枝，枝分藤，藤分蔓，与屋下的美人蕉纠缠得难解难分。没等奶奶心疼完她的美人蕉，纤韧的瓜藤已准准地扑向了屋墙。这飞檐走壁的功夫真是了得，噌噌噌，一个不注意，它就霸占了整个墙面，风一吹，像一挂碧绿的瀑布，站在那儿，仿佛会被满墙的绿意泼溅一身。

等丝瓜像一张绿色的网撒向屋顶，我才明白先前小瞧了它的野心。夜晚的风簌簌吹过屋顶，闭上眼，似乎能感觉到藤蔓和瓜叶在瓦片上轻盈地伸展、舞蹈，还有，气体进出植物小孔和薄膜的呼吸声，细细的，均匀的。睡不着，偷偷睁眼，坐在床沿的奶奶微微闭眼，手指正娴熟地转动佛珠。我听见丝瓜在开花，在结果子。这句话，我忘了是否说出了口，但它在那个夜晚，在我的心里，像被呼啸的风吹得鼓了起来，泼刺刺地响着。

毒花花的阳光对丝瓜没辙，它照样绿叶抖擞，黄花明艳，出落得鲜翠生动。引得土蜂和蝴蝶竞相吟唱起舞，挥舞着的捕蝶网都吓不跑它们。从稻田对面的土坡上远远望过来，奶奶的小瓦房如披上了一层绒毯，绿底黄花的绒毯，在那些灰头土脸的房子中出众得能把人惊呆。

满月般的花儿逐渐萎焉，瓜儿却像气球似的一忽儿都被吹大了一——挂的、躺的、直的、弯的、胖的、瘦的，身材修长，姿态各异，每一个都绿盈盈，鲜灵灵。某天，一推门，那个犹如从天而落的丝瓜，从屋檐垂下来的丝瓜，冷不丁被木门弹了一下后，直挺挺在空中晃了好几下。奶奶边笑边拍胸口，这歪瓜，吓我一跳。

奶奶有个木梯子，用来采摘那些踮脚越脊的丝瓜再好不过。她站在梯子上，我捧着竹篮子仰着头，满眼都是深深浅浅的绿，植物的清香淡淡的、悠悠的，在鼻子底下打着转。奶奶不时低头，微笑着看向我。手里的篮子一点一点变沉，刚摘下的丝瓜冒着鲜活的生气。我的心里静静的，有一种笃定的幸福缓缓滋长着，恍若，一切都会天长地久似的。

南瓜

南瓜秧伸胳膊踢腿飞一般地长了开去。柔软的藤蔓，玲珑的叶片，嫩得滴水，绿得诱人。

南瓜藤赶路赶得起劲，像被谁紧追着。艳阳下，大雨里，它不顾一切地匍匐，舒展，昂首，一夜不见，连冲带窜又长出一大截。几阵大风吹来，叶片纷纷抱在一起，哆嗦得像要钻进地里去。风过后，瓜叶长得更蓬勃更夸张，如一把把毛茸茸的小蒲扇。粗韧的藤儿望见了院墙，它顿了顿，寻思着要去瞧瞧墙那边的风景。终于下了决心，咬咬牙一路张牙舞爪地蔓延、攀爬，一口气登上院墙后，它长长地舒了口气。还没来得及跟墙那边的茄子、丝瓜、蜻蜓、小猫们打招呼，却见莹莹家的南瓜藤横冲直撞而来。

相逢是缘，两家的南瓜藤过起了和睦的日子，藤蔓相互纠缠交叠，在细细密密的时光里日渐婆娑。斑驳的院墙从此葱茏起来，墙身被肥绿的叶片铺满，金黄的南瓜花耀眼得跟小太阳似的。风一吹，宛如一幅动态油画。

清晨，揉着蒙眬的睡眼推开木门，哎呀门响之后接上了一声“啊呀”，南瓜难道是趁我们熟睡时挂上院墙的吗？两个青皮小南瓜头碰头在墙上荡起了秋千，顽皮如站在墙下的我们。早晨的阳光金晃晃地照过来，照见南瓜上那层雾一般的薄皮，照见瓜叶上珊瑚状的经络，照见我们脸上稚气的绒毛。睁大眼睛四处搜寻，“啊呀”“啊呀”声接连不断，南瓜好会跟我们捉迷藏啊，好多花蒂下都偷偷串起了珠子似的小果，一个个嫩气得惹人怜爱。风拂过叶子，抖落一地细细碎碎的阳光，一转眼，藤上还有个南瓜朝我调皮地嘟起嘴。

南瓜在我们眼皮底下疯长——南瓜比我们的脑袋瓜还大了，南瓜像大红灯笼那般大了。院墙下，小黄狗小花猫扭着身子走过来走过去，走累了，停下来仰着头看看南瓜，尾巴微幅摆动，算是跟南瓜打了招呼。南瓜长得旺，东一窝西一窝，绿的黄的红的，圆胖胖的大果子像许多个不安份的孩子，到处撒欢。或大摇大摆端坐于墙上，或懒洋洋躺在墙角，或羞答答地藏于叶片下，有个别特淘气的，竟从墙上翻了个跟头下来，将瓜藤坠成一个大大的“V”。真是个人操心南瓜。

时常，母亲和莹莹妈乐呵呵地各抱一个南瓜，站在院墙下谈论南瓜。这个南瓜皮儿七凹八凸的，肯定粉糯，做芦稷米饭（用芦稷、南瓜、黑豆、糯米等熬煮）正好。母亲做的芦稷米饭喷喷香甜糯糯，莹莹妈做的南瓜饼黏黏软软软糯糯。我把摘进屋里的南瓜都弹钢琴似地弹了一遍，边弹边想，南瓜真是好瓜。

院墙角有个特壮的南瓜，瓜皮红如蛋黄，蛋黄上又像撒了层薄薄的细糖霜。这是留着做种的南瓜，母亲待它如自己的孩子，轻柔地抚了一遍又一遍。

裴国松

浙东四明山脉南翼为雪窦山，山麓有一座宋代发族的溪口古镇。

五代时期，明州（宁波）奉化城北的布袋和尚，曾多次上雪窦禅寺讲经弘法。北宋起，中国佛俗皆认同这位呵呵笑的大肚和尚，为中国化弥勒佛的原型，从而雪窦山被尊崇为弥勒应迹圣地，弥勒根本道场。时隔百年后的北宋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，雪窦山麓、剡溪之涓，溪口大兴土木而建村。不久，人口逼近八千之众。南宋以降，溪口始为通向四明山和天台山腹地的关隘，连接明越两州的交通要道，继而成为这一带山区的经济和文化重要辐射点。自清末起，这里成为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的故乡。

中国的历史文化类旅游胜地，多以历史名人作为招引游人的标识，溪口雪窦山风景区也如此。雪窦山上的布袋弥勒佛，山下古镇上的历史人物蒋介石，“一佛一人”，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关注的最大看点。人间世事，讲的无不是因缘投合。溪口的朋友们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历史巧合：千年之间，连接布袋和尚与蒋介石两者之间，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。

他叫蒋宗霸，五代后梁人，他是蒋姓迁居明州后的第二代先祖，后迁居奉化境内离溪口不远的三岭村，成为奉化蒋氏的始祖。蒋宗霸曾任明州评事等地方官员。之后弃官礼佛，拜离村不远的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为师，还一度随师云游四

“礼佛看人”到溪口

方，成为他的嫡传高足。因蒋宗霸常念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”，人称“摩诃居士”，溪口蒋族后人则尊称他为“摩诃太公”。

从蒋宗霸之孙“紫金光禄大夫”蒋浚明起到南宋末期的150年间，小小三岭村竟出了11位之多的进士。熟知奉化前朝地情的元代大文学家黄缙，这么夸说奉化蒋氏：“宋三百年蒋氏与之相始终”。

蒋介石出生于溪口镇上的一个礼佛世家，与宋美龄结婚之前，他就有了较深的佛缘。1931年，为了纪念蒋氏远祖蒋宗霸，由蒋介石出资、蒋发妻毛福梅出面，在蒋氏祖宅丰镐房之北不远建造了一座摩诃殿。2006年5月，“摩诃殿”成为“蒋氏故居”名下的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迹点。对于蒋介石生前竭力推崇身世特殊的先祖蒋宗霸、蒋浚明此事，后人推测他的心理不外是：家世渊源，事非偶然。

“礼佛看人”到溪口，趁着大美春光，不妨让我们捷足先登雪窦山。

巍峨的浙东四明山脉，有峰二百八十之众，而雪窦山自古秀甲四明，号称“四明第一山”。雪窦山之瀑雄而柔，溪纯而曲，峰峻而灵，岩险而秀，谷翠而幽，自然风光尤以飞流急泉最负盛名，古有“瀑布山”之称。

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五代时期至今的千余年间，雪窦山的佛教常以“国家级”的不俗姿态横空出世。从五代时期布袋和尚多次上雪窦禅寺讲经弘法，到北宋宋仁宗心目中的“应梦名山”、佛俗公认的禅宗传播中心，再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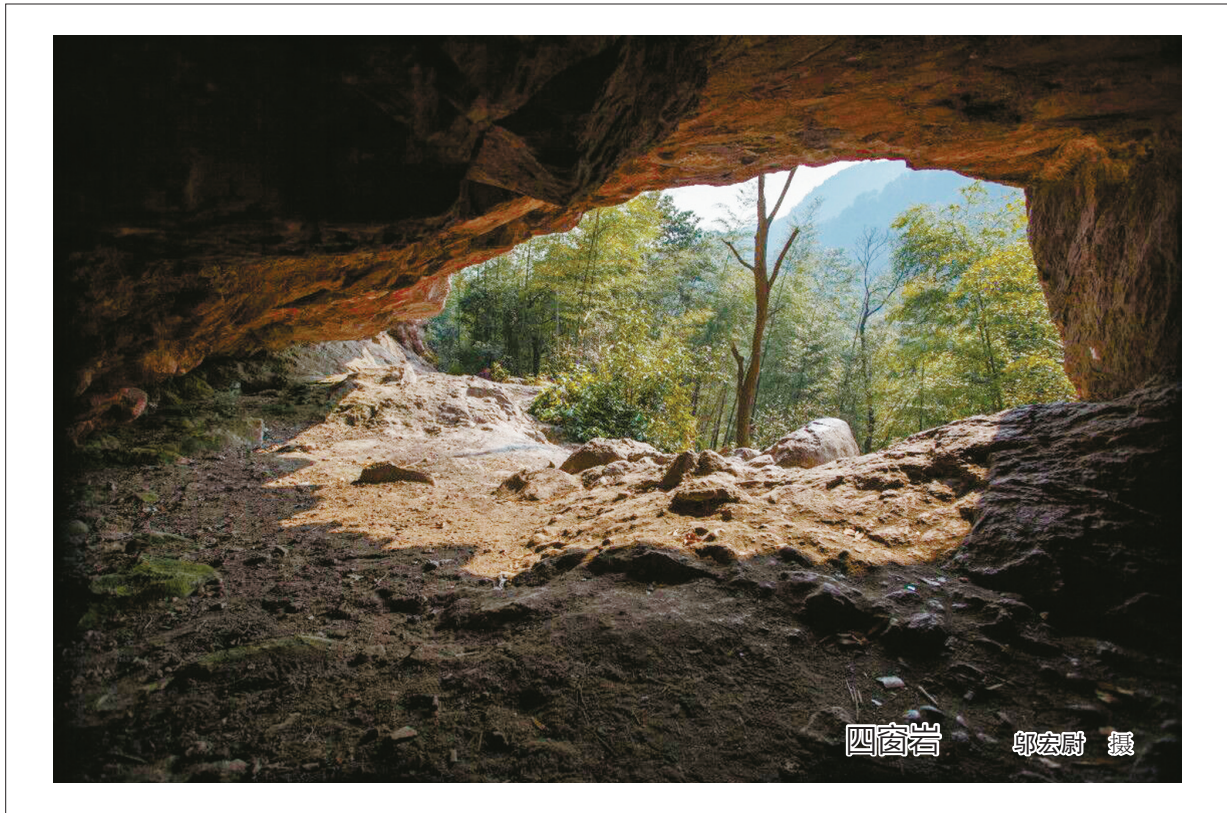
南宋成为全国禅院“五山十刹”之一。再回头看看近百年间，从上世纪30年代民国佛学泰斗太虚大师，在中国佛教界首倡把雪窦山列入佛教五大名山，到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赞同太虚大师此说，再到当代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在雪窦山建造露天弥勒大佛，2008年11月大佛落成开光，更有之后发展的喜人趋向：2013年以来，在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关怀下，奉化新一轮雪窦山建设全面铺开。不日，雪窦山弥勒大佛将与弥勒圣坛、弥勒楼阁、弥勒内院、弥勒宝塔，成为当代中国佛教五座新地标。

“点头忽动岩前石，听法时来涧底龙。”一位宋代诗人面对雪窦山水与人佛互动的情形，曾挥笔写下了这句传神的诗句。当下，处于复兴时期的雪窦山佛教，这般盛况得到了生动的重现。

雪窦“礼佛”之后，就让我们下得山来，到往溪口镇，去“看人”。

溪口别称武陵，它以灵仙雪窦为枕，秀媚刻水绕膝，一派绿野平川，清溪舟筏，烟霞牧歌，宛若武陵桃源。进入清末民国时期，这片饱含诗情蕴满古意的土地，忽而风生水起，遭遇惊天巨变——从1911年1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参加推翻清庭、光复杭州的决战，到1949年4月25日在解放军隆隆炮声中，黯然抛别故里、败守台岛，近四十个春秋里，这位土著的溪口盐商之子，令这座古镇历经了从极度躁动，继而空前繁盛，最终又重趋平静与散淡的传奇过程。

随着如潮客流，我们跨入了溪口



太虚

曾语安

不谈因果

夏日浓荫便又短了几寸
放生池和月季花都已弃置
八百年前的茶器面貌丰富
躲在殿堂一角尽量隐藏层次

从左边上去，右边是灰墙
唯心主义的砖埋在莲花座下
窗外松枝或榕梓
无非蒙受一部衰老经
茶声所拂，松涛所吟
仅以消速度过这一日

宽袍大袖隐于恒久沉默的桌面
难以抹去四面八方的苦

黄衫女子

小余在梦中对我说。

“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那个唱歌的黄衫女子，但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”我说。

“所以你没有留下她的联系方式，明明她的手机都在你手里。因为黄衫女子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个偶遇。”

乌镇染布坊的偶遇让我重新记起了小余，在公司里，他内向沉静，把我看做唯一的朋友，他曾经说过：“之所以把你当做朋友，是因为我喜欢金庸，而你喜欢古龙。这个江湖既有金庸又有古龙，是何等的快乐。”但我知道小余是不快乐的，年前遇到前公司的同事，他说小余十年前就离开了宁波，去向不明。

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，如果现在见到他，他还读金庸吗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小余也像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黄衫女子。上个月，去邻县的一座茶山参加一个叫《寻茶记》的活动，活动在一场琴箫合奏的旋律中拉开序幕。茶山中间布置着一个四面透空的竹屋，竹屋的顶部披挂着一青一白两条长长的布幔，风吹动布幔，涟漪如水波。那弹古琴的女子一袭淡黄色的轻衫，琴声空灵缥缈，在她指尖中流淌。而茶树间，数名头扎蓝布花巾、婀娜轻盈的女子，一边跳着轻快的舞步，一边采茶。那段时间，重读武侠，正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眼前的一幕让我记起了小说中最惊艳的段落：

瑶琴声铮铮连响三下，忽见四名白衣少女从东西檐上飘然落下，中，每人手中都抱着一具琵琶。跟着门外走进四名黑衣少女，每人手中各执一支黑色长箫，八女站定方痊，四具瑶琴上响起乐调，接着洞箫加入合奏，乐音极尽柔和幽雅。悠扬的乐声之中，缓步走进一个身披淡黄轻衫的女子，那女子约摸二十七岁年纪，风姿绰约，容貌极美，只是脸色太过苍白，竟无半点血色。

脸色太过苍白，想必是古墓派的传人；形容女子之美，只四字“风姿绰约”便胜胜千言万语。而出场自带女子乐团，琴箫和鸣，即使在剑拔弩张、干钧一发之际，也不禁令人心生遐思。

“琴短箫长衣流黄”，这一刻我豁然开朗，小说中的黄衫女子竟然与现实中的物有着穿越般的对应，未知这种对应算不算一种偶遇？未知在睽违的十余年光阴里，小余也会像我一样一再遇到惊为天人的黄衫女子吗？或许，他早就悟透了“人生可遇不可求”的道理，过着俗世简单快乐的生活，而我在代替当年的他还活在偶遇的虚幻与无奈中，那么，究竟谁才是不快乐的？

一曲终了，余音缥缈。茶山上的黄衫女子收拾琴具，掉头就走。十多年前前的港城演艺吧里，黄衫女子背起吉他，转身离去。几年前乌镇西栅，黄衫女子接过手机，飘然远去。因为缥缈而决绝，甚至回忆不起她的背影。小说里，幽衫女子的声音从空中幽幽传来：“终南山下，活死人墓；神雕侠侣，绝迹江湖。”

南慕容

她的歌声温暖轻灵，她穿着一件明丽的黄色外套，面如新月，目如点漆，黑发飘逸，如同从古代穿越到了现在。

十多年前我在港城从事国际货代，小余是我的同事，他经常带我去和义路上的一家演艺吧听歌喝酒。小余面白无须，清瘦瘦弱，看上去郁郁寡欢，我不知道活在当下的年轻人何为有这么多的不快乐？但只要轮到那个穿着黄衫抱着吉他的女歌手上场，他原本黯淡的眼睛立刻有了光芒——只有热恋的人才能拥有的这种光芒。

“她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大三，暑期来宁波打工，穿梭于各个酒吧茶楼。”小余平日里滴酒不沾，但只要去那里听歌，他必然会点一扎生啤。

女孩安静地唱歌，有时是我不懂的英文歌曲，小余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个女孩。那个女孩唱完三首就起身离场，没有鞠躬，没有说再见，也没有回头。就像刚进场的时候，直接就拨弦，甚至不介绍歌名。她一定是个决绝的人，没有烟火气的那种决绝。

女孩在港城呆了一个月，那一个月的时间是小余最快乐的时光。我注意到那一个月，女孩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黄色的。

“她为什么偏爱黄色？”我问小余，小余笑而不答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，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：0574-88571555 88881168